

□向天笑 / 诗 篇

短诗五首

●茶

她蜷曲着,无奈地躺在杯底
当滚烫的水,粗暴地灌了进来
那意想不到的激情,迅速打开
她最初的面目,鲜嫩,娇翠

一枚、一枚,舒展开来
叶子,在飘落中站立起来
作最后的挣扎,停顿,喘息
在杯底,又长成了一片林子

无人想到这唇边的美味多么绵长
像绿色的火焰,在静静地燃烧
舌苔在品味、在触摸、在打旋

第一次,都是第一次,在水中跳动
一枚叶子与另一枚叶子紧紧拥抱

再一次的打开,也是最后的停留

●草帽

一根草的力量是弱小的
轻易地就可以扯断她
当她们互相勾结起来
从顶端,一圈一圈地扩大

就可以遮天蔽日了
就可以站在你的头顶上
为所欲为了
让你活在她的阴影里

●温泉

沉浸在你温暖的怀抱里
清澈的柔情遍布全身
此刻,你灵巧无比
轻轻地触及我的肌肤、我的心

你是大地的宠儿、梦的宠儿
一年四季,你都如此平静、炽热
一生中我们相会的次数不多
但相会一次,迟迟不肯离开

每一个走近你的人
都想把你占为己有
可我明白谁也无法把你带走

与你一起,是最放松的时光
短暂的沉醉,留下长久的思念
我悄然离开时就盼着何时重逢

●一枚纽扣

一枚纽扣,解开了,是一枚背后的
纽扣
解开的是全部的负担,也是前面
的负担
你不再挣扎了, 静静地躺在黑暗
里
等待着,轻轻地抬起头来,等待着
什么

此时,我坐在公墓的山顶上,等待
着
月亮像花园一样,在我的头顶上
摇晃
满手的泪水,散发出满天的星光
我闭上眼睛,谁也不想念了

她就压在我身上,如同巨大的恐
惧
初恋的情人复活了,从背后紧紧
抱着我
我扣上纽扣走下山路,天就亮了

回过头来,还是空空荡荡
只有风在树林与碑林中低声地哭
泣

我扣上纽扣走下山路,天就亮了

●远方的绵羊

你信不信, 一个女人的枕头是一座山
她在孤独中把思念变成一只只洁白的绵羊
在寂寞里又把绵羊一只一只地赶上山冈

九只、九百九十只、一千九百九十只绵羊
在泪水无声的滚落中无望地前进
赶到最后一只绵羊时, 那个牧羊人还没有出现

只有她一人静静地坐在山顶上
无助地看着那些绵羊冲下山冈
没有一只绵羊愿意陪伴在她的身旁

她耐心地守候在那里,直到变成一只绵羊
在她的眼里, 离去的绵羊变成了兔子
一只一只地抽打,直到满腹的思念变成怨恨

□东 篱 / 小小说

一个叫麦香的女人



后来呢?
后来, 这个叫麦香的女人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嫁给那个名叫石头的男人。她对那个男人说,是你把我赤条条从河里救上来的,接过我,抱过我,你就得娶我,是你又让我有了活着的想法,你就得陪我一辈子。

后来呢?
后来,那个男的就劝她说,世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你长得跟仙女似的,不要因为没有考上大学,那个男的

在牛粪上了,那个男人真是傻人有傻气,祖上积了大德。

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过起了平平淡淡的生活。为了维持这个家,蜜月刚过,男人就出去打工了,在建筑工地上班的第一天, 因为打架伤人,被判了六年。

后来呢?
后来, 这个女人就把家门一锁,跑到男人服刑的城市打工去了,为的是一个月能探望一

不要你了,就寻死觅活的,好好活着吧。

后来呢?
后来,这个女人就铁了心,苦苦追了那个长的又黑又瘦又丑,家里只有三间破瓦房的男人六年。她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嫌男方家里太穷,人又长得不得体面,说,她要是敢走这一步,就不认她这个女儿。

后来呢?
后来, 这个女人就是不顾父母的反对,一分钱嫁妆没要,跑到那个男人家里, 跟那个男人过了起来。村上的人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那个男人真是傻人有傻气,祖上积了大德。

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过起了平平淡淡的生活。为了维持这个家,蜜月刚过,男人就出去打工了,在建筑工地上班的第一天, 因为打架伤人,被判了六年。

后来呢?
后来, 这个女人就把家门一锁,跑到男人服刑的城市打工去了,为的是一个月能探望一

□张君燕 / 小小说

破 产 风 波

“大伟的厂子要破产了!”这个消息一传出,立刻在村子里炸了锅。投了股的村民们四下打听消息的真伪,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没投股的村民则加油添醋地说着风凉话,幸灾乐祸地看热闹。大家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弄得整个村子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前段时间, 大伟的厂子接到了一笔大订单,据说做好这单生意能获利近百万元。遗憾的是大伟手头的资金不足,恐怕难以接下这单生意。可大伟哪能甘心看着到嘴的肥肉被别人抢走,就想出了让村民集资参股的主意,最后的赢利按股份分红,股份越大,分红越多。没想到这个主意得到了很多村民的响应!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村民们求财心切,想通过此发点小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说大伟这笔生意绝对能赚。于是,村民们你三万元我五万元踊跃地参与了集资,不成想现在竟出了这档子事。

二旺接到媳妇的电话,火急火燎地从外地赶了回来,没等站稳脚跟就急冲冲地朝富贵家跑了过去。二旺从小和富贵一起长大,两人关系很好,遇事也喜欢在一起商量。再说,富贵和大伟住隔壁,说不定了解的情况会多一些。

“富贵,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呀?”刚迈进

门,二旺就开口问道。富贵看了二旺一眼,给二旺倒了杯水,说:“我也是昨儿刚听说的,说是对方收到货后,一分钱没给,跑了!”“那咱投的钱咋办?全打水漂了?”二旺喝了口水,接着说:“对了,这事是真的吗?你听谁说的?”富贵眼睛一瞪,肯定地说:“这个假不了,这是大伟的小舅子喝醉后不小心说漏的。”“那可咋办呀!我投的那几万块钱可是我全部的积蓄呀。”“谁说不是呢!”二旺和富贵一时都没了主意。

沉默了一会儿, 富贵试探着说:“要不,现在咱趁着大伟还没回来,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咱去找他媳妇,就说急着用钱,要求退股。”“可这样做是不是太没情意了,大伟自己肯定也损失不少呢!”二旺犹豫着说。富贵往后退了一步,双手一摊说:“那没别的办法了,难不成眼看着咱们的辛苦钱打了水漂?”“那就这么办吧!”二旺拍了一下大腿,跟富贵对视了一眼,下定了决心,两人一起站了起来。

二旺和富贵来到大伟家时,大伟的家里已经聚了很多村民,大家都在嚷嚷着要退股。大伟媳妇给大家陪着笑脸,搓着双手解释道:“大家千万别听外面的那些谣言,大伟这次肯定能赚。等过两天,他一回来,大伙儿就都能分到钱了。”此话一出,大家更加确信大伟出了事,越是掩饰越说明有事嘛!“嫂子,我们不是那个意



提到韩愈,最容易让人想到苏轼在《韩文公庙碑》中给出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 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韩愈高高地供奉在祭坛上,令后人膜拜。而我最近读韩集,留意的不是那些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相关的鸿篇巨制,而是那些充满着温情脉脉、缠绵悱恻的儿女之语,这些作品“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使我感到韩愈不仅是一个排佛的斗士,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曾是一个坚强的少年,深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值得信赖的朋友。

韩愈的出身并不算寒,父亲韩仲卿做过县令、秘书郎等官职,还编过曹植的文集,应该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不幸的是,韩愈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于是由长兄韩会抚养。而韩会在韩愈十三岁的时候死于广东韶州的贬所,尚未成年的韩愈不得不跟随长嫂郑氏扶灵柩北还。父兄的早亡,给年幼的韩愈留下了生活的重担。于是韩愈发奋读书,决意走科举的道路。他四次进京赶考,终于博得一第。按照当时的制度,进士及第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只有通过吏部的考核才能授予具体的官职。于是又经过几年的煎熬, 韩愈才得到他的第一份工作——四门博士。这时候他已经三十四岁了。在入京任职之前,他曾经向当时的掌权者推荐自己,三上宰相书。书中他引经据典,力陈人才和发现人才的重要以及自己的“忧天下之心”,希望得到起用。也许韩愈并没有十分期待着一介书生的慷慨陈词能感动那些手握钧衡者,但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三封书信却给后人留下了

作为父亲的韩愈,还留下了《示儿》和《符读书城南》两首诗。不过,这两首诗历来恶评颇多。也许韩愈不该在诗中写下“玉带悬金鱼”“乃一龙一猪”的话,以致招来觊觎富贵的讥讽,但是我从诗的字里行间却体会出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说他对高贵、卑贱的判分是如何玷污了读书人的清高,只讲一点父亲对儿子的期待、要求、鼓励行么?韩愈最为动人的篇章无疑是《祭十二郎文》,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韩老成,只比韩愈小两岁,都由韩会夫妇抚养长大,感情特别深厚。郑氏曾凄怜地说:“韩氏两世,惟此而已。”而韩愈成年后常年漂泊在外,二人聚少离多。十二

次自己的男人。
后来呢?

后来,那个男的因为有严重的胃病,就被保外就医了。他们回到了家里,女人靠打工挣钱来给男人看病,日子过得非常艰辛。有一天,在喂男人吃药的时候,男人问她,你嫁给我,不后悔吗?她说,不后悔,不过,咱俩没有照结婚照,没有举行婚礼,我还没有穿过婚纱,作为一个女人,我有一个心愿,想让你陪我去照一个婚纱照。可是,因为男人身体的原因,直到男人咽气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满足了这个心愿。

后来呢?
后来, 这个女人爬在男人的坟头哭了三天,就把眼泪一抹,昂起头回家过日子了。她还把公公婆婆从小叔子家接了过来,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一直精心照料了十几年,直到把俩老的送终。

后来呢?
后来, 我就在省报上看到了她的事迹,专程跑去看望了她一次。我给她带去了五万块钱,可她没啥都不要。

哎,都是她那个考上大学的男同学背信弃义,把她害了。她可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那个背信弃义的男人就是我。啊?

第一个诗意单元就是前六行:“和母亲,在医院的前房前,晒太阳/这秋天的早晨,阳光是温暖的/和母亲偎依在一把铁椅上/欧式的铁椅,像是一个摇篮/阳光和母亲的呢喃,吐露着关怀/父亲,坐在轮椅车上面向着太阳。”

这个诗意单元用国画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构思构图, 从叙事诗的角度来说就是主要场景的构建:“我”和“母亲”坐在医院病房前的欧式铁椅上,“父亲”坐在轮椅车上,秋日的阳光温暖着“父亲”,“母亲”的目光关怀着“父亲”,“我”和“母亲”一边守在“父亲”的身边,一边拉着家常。

一家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团聚在一起,虽然泛透着丝丝缕缕的忧伤,但也洋溢着令人羡慕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比合家团聚更值得庆幸的事情么?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渴望生病,只因为生病的时候,不但有荷包蛋吃,还可以得到一家人特殊的关怀,那种感觉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第二个诗意单元是接下来的四行:“母亲说,让他晒晒太阳吧/母亲说,父亲该享福的时候病了,没福/我说,父亲坐在轮椅车上,我们推着他就是幸福的事情/就像小的时候,你们推着婴儿车里的我。”

这个诗意单元, 既秉承上一个诗意单元做了必要的交代——“父亲该享福的时候生病了”,也随类赋形,用墨设色,在平静的叙事中开掘了新的诗意——面对人生的不幸时家人之间总是充满着温馨的互相安慰。

“母亲”说“父亲”没福,这本来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我”的一句“我们推着他就是幸福的事情”却一语双关,既让心存内疚的“母亲”有了灵魂深处的依靠感,也让为了儿女们辛苦了一生的中国式父亲母亲们有了生活与命运的安全感。

这真是令人感动的细节和画面。人生的多难,母亲的慈祥、儿子的孝顺,一家人的和美就在这轻描淡写的细微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个诗意单元是最后的五行:“接着,在这阳光下,母亲用记忆向我抖落她的陈年旧事/我的心有牙齿一样,咀嚼着其苦味/我知道母亲说出这些压着的事情/她就是在打开或是卸下她心底的一个包袱/我给母亲说,去掉那些苦的事情。”

诗人一个“接着”,很自然地笔锋一转,跳出了“病”的话题,再一次荡开了韵致。

母子俩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医院病房前的欧式铁椅上,说完了“父亲”的病之后,母子俩又说起了生活,回忆起了往事。“母亲”其实并不是在“摆谱”或“显功”,而是在儿子面前,以这种絮絮叨叨的言语方式,不知不觉中在为自己减压。儿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但明晰“母亲”的苦衷,也明晰苦难的威力。他一面认真地倾听,一面劝慰苦难的“母亲”去掉那些苦的事情。

诗歌虽然叙述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但言有尽而意无穷,读者仍然还沉浸在这质朴的诗意中,回味无穷。

三、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并不在喧嚣的高处,而是在素朴的低处;诗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在技巧或语言。

近年来,中国新诗一直徘徊在低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众口一致的大家出现。虽然写诗的人不少,发表的平台越来越多,但被高度认可的精品仍是很匮乏。

究其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等外在因素的种种制约,也有诗人自身或先天的明显不足。

就新诗的形式或语言而言, 我同意于坚的新说:“新诗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新诗同样是用汉字写的。它改良的只是韵的位置、断句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精确以及思想的深度等等。”

就新诗的内容或思想而言, 于坚的新论也同样精彩:“新诗依然意识到‘诗言志’这个汉语的天然使命。志在 20 世纪后期汉语向意识形态的偏移中变得非常狭窄。志就是道,就是大道,诗是要载道的,这个道并非意思、意义、意见、意图、意念、意味、意志、意向、意愿、意识形态……”

李白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曾呼吁:“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就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兴盛之前低迷局面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中国新诗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中国的新诗肯定也会在式微后重新崛起。但这个光明的前途和重新崛起,需要一代人的潜心修为和不懈努力。

于坚说:“今天,新诗彻底孤独。它甚至孤独于当代文化。”这是现实,不容置喙。同时,这虽然是一种悲哀,但肯定也是另一种机遇。针对目前诗歌的低俗和泛滥,有人提出有难度的写作。

我始终以为: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并不在喧嚣的高处,而是在素朴的低处;诗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在技巧或语言。有难度的写作并不应该是形式的怪异和词语的晦涩,也不应该是结构的畸形和哲思性词语的引入,更不应该是对翻译体的盲目崇拜和灵感碎片的叠带自珍。

有人说: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新诗如果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必然是当代的思想情志与当代的社会人生在精神领域内的相拒相融和别有洞天。期待中国诗歌界在新诗发展 100 年到来之际,能真正地冲出传统与现代的重重包围!

这也许就是麦莎这首质朴无华的诗歌带给我们最终的价值和意义。

□栢 相 / 文学评论

去掉那些苦的事情

——浅读麦莎《和父亲母亲在医院的病房前晒太阳》

“麦莎”是一个外来词,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是“美人鱼”的意思。记得好多年前太平洋台风季的某一个热带气旋,就曾命名为“麦莎”。不过,我今天提到的“麦莎”,是诗歌报论坛一个诗人的笔名。

说起诗人麦莎,就其公开的论坛资料,我只知道他似乎目前流浪在河南焦作,是一个男人,其他的,我一无所知。读到麦莎的这首诗,是在壬辰年腊月时分的诗歌大厅。他当时以《我的父亲母亲》为题贴出了一组, 分别是:《一个老人的咳嗽》《父亲脸上的胡子》《母亲给偏瘫的父亲进食》《为父亲洗澡》《中央医院神经内科四楼》《给父亲的诗句》《母亲》《和父亲母亲在医院的病房前晒太阳》《给父亲的一首诗》。

那一组 9 首,我最喜欢这首《和父亲母亲在医院的病房前晒太阳》。

之所以最喜欢这首诗,有三个原因:

一、诗如国画,布思雅致,运笔洗练,质朴无华。
整首诗除了两处用了拟人修辞格之外,其余全是土的掉渣的白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铺开了宣纸的国画大师,勾、皴、蹭、擦、点、染、涂,从构思构图到用墨设色,随类赋彩,气韵生动。

诗中既没有一个生僻字或生僻词, 也没有任何深涩情绪或激昂倾向。似乎就是在不经意间,如数家珍式把自己心底最令人动容的纯澈,自自然然地呈现在了阅读者的面前。

读麦莎的这首《和父亲母亲在医院的病房前晒太阳》,就像是在欣赏一幅古色古香的国画。这让我想起了苏轼对王维诗画的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不过,就王维的诗而言,无论是《渭川田家》,还是《山居秋暝》,虽然都充满着山水田园的恬淡和旷远,但也经常是浓墨重彩,色泽亮丽;而麦莎的这首汉语新诗,更像是一幅黑白照片,简约中间杂着密黑,细腻中泛透着深白,最是素淡典雅。

二、事淡如菊,情意拳拳,直抵内心,回味无穷。
这首 15 行的短诗,可以读作三个诗意单元。

第一个诗意单元就是前六行:“和母亲,在医院的前房前,晒太阳/这秋天的早晨,阳光是温暖的/和母亲偎依在一把铁椅上/欧式的铁椅,像是一个摇篮/阳光和母亲的呢喃,吐露着关怀/父亲,坐在轮椅车上面向着太阳。”

这个诗意单元用国画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构思构图, 从叙事诗的角度来说就是主要场景的构建:“我”和“母亲”坐在医院病房前的欧式铁椅上,“父亲”坐在轮椅车上,秋日的阳光温暖着“父亲”,“母亲”的目光关怀着“父亲”,“我”和“母亲”一边守在“父亲”的身边,一边拉着家常。

一家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团聚在一起,虽然泛透着丝丝缕缕的忧伤,但也洋溢着令人羡慕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比合家团聚更值得庆幸的事情么?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渴望生病,只因为生病的时候,不但有荷包蛋吃,还可以得到一家人特殊的关怀,那种感觉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第二个诗意单元是接下来的四行:“母亲说,让他晒晒太阳吧/母亲说,父亲该享福的时候病了,没福/我说,父亲坐在轮椅车上,我们推着他就是幸福的事情/就像小的时候,你们推着婴儿车里的我。”

这个诗意单元, 既秉承上一个诗意单元做了必要的交代——“父亲该享福的时候生病了”,也随类赋形,用墨设色,在平静的叙事中开掘了新的诗意——面对人生的不幸时家人之间总是充满着温馨的互相安慰。

“母亲”说“父亲”没福,这本来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我”的一句“我们推着他就是幸福的事情”却一语双关,既让心存内疚的“母亲”有了灵魂深处的依靠感,也让为了儿女们辛苦了一生的中国式父亲母亲们有了生活与命运的安全感。

这真是令人感动的细节和画面。人生的多难,母亲的慈祥、儿子的孝顺,一家人的和美就在这轻描淡写的细微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个诗意单元是最后的五行:“接着,在这阳光下,母亲用记忆向我抖落她的陈年旧事/我的心有牙齿一样,咀嚼着其苦味/我知道母亲说出这些压着的事情/她就是在打开或是卸下她心底的一个包袱/我给母亲说,去掉那些苦的事情。”

诗人一个“接着”,很自然地笔锋一转,跳出了“病”的话题,再一次荡开了韵致。

母子俩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医院病房前的欧式铁椅上,说完了“父亲”的病之后,母子俩又说起了生活,回忆起了往事。

“母亲”其实并不是在“摆谱”或“显功”,而是在儿子面前,以这种絮絮叨叨的言语方式,不知不觉中在为自己减压。儿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但明晰“母亲”的苦衷,也明晰苦难的威力。他一面认真地倾听,一面劝慰苦难的“母亲”去掉那些苦的事情。

诗歌虽然叙述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但言有尽而意无穷,读者仍然还沉浸在这质朴的诗意中,回味无穷。

三、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并不在喧嚣的高处,而是在素朴的低处;诗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在技巧或语言。

近年来,中国新诗一直徘徊在低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众口一致的大家出现。虽然写诗的人不少,发表的平台越来越多,但被高度认可的精品仍是很匮乏。

究其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等外在因素的种种制约,也有诗人自身或先天的明显不足。

就新诗的形式或语言而言, 我同意于坚的新说:“新诗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新诗同样是用汉字写的。它改良的只是韵的位置、断句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精确以及思想的深度等等。”

就新诗的内容或思想而言, 于坚的新论也同样精彩:“新诗依然意识到‘诗言志’这个汉语的天然使命。志在 20 世纪后期汉语向意识形态的偏移中变得非常狭窄。志就是道,就是大道,诗是要载道的,这个道并非意思、意义、意见、意图、意念、意味、意志、意向、意愿、意识形态……”

李白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曾呼吁:“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就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兴盛之前低迷局面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中国新诗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中国的新诗肯定也会在式微后重新崛起。但这个光明的前途和重新崛起,需要一代人的潜心修为和不懈努力。

于坚说:“今天,新诗彻底孤独。它甚至孤独于当代文化。”这是现实,不容置喙。同时,这虽然是一种悲哀,但肯定也是另一种机遇。针对目前诗歌的低俗和泛滥,有人提出有难度的写作。

我始终以为: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并不在喧嚣的高处,而是在素朴的低处;诗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在技巧或语言。有难度的写作并不应该是形式的怪异和词语的晦涩,也不应该是结构的畸形和哲思性词语的引入,更不应该是对翻译体的盲目崇拜和灵感碎片的叠带自珍。

有人说: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新诗如果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必然是当代的思想情志与当代的社会人生在精神领域内的相拒相融和别有洞天。期待中国诗歌界在新诗发展 100 年到来之际,能真正地冲出传统与现代的重重包围!

这也许就是麦莎这首质朴无华的诗歌带给我们最终的价值和意义。

谨读之以记。